



春秋傳大全卷第二十五

襄公一公各午成公安定姒之子四歲即位二十一年盜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士

襄日

周魯襄公二年簡王崩子靈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禧公立頃立襄七年禧公卒簡公立

齊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立襄三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梓白立

宋詳見成公元年

晉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瑩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立立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立

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

衛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于衛襄二十九年獻公

卒子襄公立

蔡魯襄公二十年景公弒子靈公般立

曹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詳見成公元年

陳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杞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伋立襄二十二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詳見僖公元年

莒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二十二年黎比公弒子展輿立

邾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二年共王卒

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

為令尹二十二年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

秦詳見僖公元年

吳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過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馘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

各餘昧

越詳見隱公元年及昭公元年

元魯悼公周元年魯靈十年魯成五年魯二十四年崩元景二十一年成十二年魯成六年魯

景五十七年共十九年魯壽夢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莒人邾人滕人圍宋彭城春已亥圍宋彭

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

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立齊人不

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宋華元易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亦
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
罪柰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
諸侯專封也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楚取彭城已然則

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

也聖人修春秋不以常文書第曰圍彭城而無宋字

彭城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

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

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

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也魚石宋叛臣也

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入于楚孔子還繫之

于宋所以抑強夷而黜叛臣也知氏曰楚爲不道將

弱也凡諸侯受封於天子固有所分強者不得

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爲非宋也謂彭城也

乎彭城已入於楚而以之居魚石矣於其圍之必曰

宋彭城若曰入於楚而以之居魚石矣於其圍之必曰

夫助子圍父也此圍彭城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

之地以與叛臣也一字之筆削父子君臣之倫夷夏

之分咸具焉汪氏曰彭城已奪於楚晉悼討魚石而

還之宋使虎牢之復王制之正書曰圍宋彭城廢之也

年成鄭虎牢師既險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舊

制也蓋陵李氏曰楚立以不書衛爲不與齊之專封

此彭城又以書宋爲不與楚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犯人

次于郟郟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是率諸侯之師次于郟以俟其師敗其徒兵於洧上於鄭地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日郟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郟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莊氏曰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逼其君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而傳書楚子辛使韓厥以偏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書救也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

公子申救鄭皆不書我與此同晉以韓厥足少高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郟以雲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汪氏曰齊桓伐楚次于陘欲速圍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郟不欲文定傳曰伐而書以其次為善然左氏謂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郟又謂以郟之師侵楚皆與經不同故淡氏曰時魯會不須告命知傳妄也盧陵李氏曰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書次例陳氏曰會伐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從晉而未決也倬承厲公之烈盟虛打遂合諸侯討魚石爭彭城於楚天下知鄰方矣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衆會韓厥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而伯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而之人心不可廢也何氏以為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汪氏

日楚伐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韓感於宋高氏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加兵故書曰侵

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晉禮也九月邦子來
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犬
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

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

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

以為禮此何禮乎傳善之任氏曰杜預范甯皆云王

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今考邾子未朝之時

謂赴未至於諸侯猶之可也踰月之後安有赴告未

及者然歷秋暨冬衛晉不廢聘好縱彼未聞赴而來

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按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

得終禮者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兩霑

服失容則廢春秋繼王崩而書朝聘朝者聘者受之

者皆有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

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

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順宗實錄遺詔以

五日大祥二釋服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

之禮豈不惜哉襄公即位則邾子來朝晉

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時世習流俗不復知有

京師矣使春秋不作三綱五常之道與蠻夷禽獸奚

擇焉高曰凡諸侯嗣立必朝于天子而童子侯不

朝者天子不與為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聞天王之

喪必奔者明臣子之於君父非有老少也喪事尚質

而無周旋之禮但於君父非有老少也喪事尚質

亦不奔天王之喪知以四歲即位而小國來朝大國

靈王二年晉悼二晉靈十一晉獻六秦景二十一
元年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桓六十

六宋平五秦景六
共二十
春王正月葬簡王

師伐宋鄭伐之鄭受制於夷狄而為之伐中國不貶

人之而書師者非所以伸之蓋懲其動

附錄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路夙沙南以索

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

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歸養姑者也

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此也詩曰

辰鄭伯論卒論古困反鄭成公疾子駒請息肩于

人任寡人也若肯之是棄力言其誰體我免寡人唯

公背中國故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命未改殺宋師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晉宋師將甲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

而後為譏其伐喪也鄭雖有畔中國之罪而伐

其喪非禮也士勾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

茲伐喪之罪不待賤而見矣穀梁云稱于前

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然也若人伐已

怨春秋豈為是書之哉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

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會于戚謀鄭故

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

請事將在大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大夫專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叙其會以志其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陽以偏之齊姜者何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為

宣夫人與成夫人齊盜也三月而葬速

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叔孫豹如宋

穆叔聘于宋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

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傳虎牢者何鄭

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

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

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

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

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

有也故東舞之邑鄭滅魏為制邑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

聞於天下猶震之下陽趙之上黨魏言其地極高與

天為黨有太行魏之安邑

行羊頭山魏之安邑

乃堯舜舊都燕之榆關

即鳴條之野陸抗曰西陵國之西門若

之西陵不守則則非吳有也按西陵即夷陵蜀之

漢樂音洛築城於城固按沔口音吳皆以為重鎮控引秦

梁路通荆雍成固即漢中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

而不可以棄焉者也鄭之虎牢三國之

係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

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

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

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士

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也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

曰楚立不言備綠陵不言杞皆是備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有而諸侯城之為中國患悼公勤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必霸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也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守奪之正也

曰虎牢雖屬於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於在焉邑雖屬於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於鄭明虎牢非鄭之所宜有也鄭之封疆嘗受之天子曷不以繫之鄭乎曰鄭叛華即夷以天子之侯度耳為夷屬奪天子之封守非當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於鄭也削之於鄭歸之於中國所以正夷夏內外之分故書曰遂城虎牢蓋善史書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曰城虎牢故曰非聖人莫能修

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於鄭也

曰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為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而王復與之焉然齊桓之霸說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虎牢為中國之輕重也迨悼公之霸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庸六夢羣舒之類吞並靡潰中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而從楚矣非於厲公之險以王室認親畿內大國心則建將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境其棄同即異之者幾希矣故虎牢之東不繫於鄭責鄭而與中國也春秋書遂伐楚見諸侯之專也書遂城虎牢見大夫之增損經文以示義何諱之為若言鄭虎牢則以城內之乎穀梁之說非也

曰虎牢不係鄭三傳不同胡氏據程子以為罪鄭人之失守以下陽不係國例觀之則其說亦是蓋此年城不係鄭者罪鄭之失險十年成而係鄭者罪諸侯之據險也然此年之意至十年之成則不過為扼鄭計而無備楚之實

矣然後重敗之亦春秋之忠恕也杜氏以為此年之不係鄭者虎牢已屬晉也十年之條鄭者言鄭服則歸之明晉志也亦可通公穀說迂不可從張氏不係鄭之說蓋用陸淳說然其日以伯主而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此似碍理恐難從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

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國代曰嬰齊王夫畏其偏而殺之也高氏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

而殺其用事之臣齊陵也

靈王三年晉悼二年齊靈十一年晉成八年陳成二十九年

其二十一年魯平六年魯景七年魯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衛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畏而

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

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

外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襄陵詩曰國政失

不振也陳氏曰於是楚伐吳吳代楚取駕則其但書

吳伐楚必若渴明于巢卒而後書高氏曰楚始志伐吳

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中國畏

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左傳李氏曰經書楚君○公如晉左傳始朝也高氏曰

大夫之伐吳始於此○公如晉左傳童子侯不朝王蓋不

可接以成人之禮也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擗勅若反左傳子孟獻子相公稽首自知武子曰天子在而

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子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天子之禮張氏曰子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

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

病也長樗近晉之地高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

國都與公盟于長樗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

之敬也左傳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襄

首以陽處父盟公明年又要公盟于國都而與公盟長樗有以

盟于其國唯此年晉悼公之謙宜悼公之能復伯也左傳

見襄靈之居而悼公之謙宜悼公之能復伯也左傳

氏曰此正與魯及向戌盟于劉同意蓋魯亦敬向戌特

出而與之盟也。襄如晉五。始於此年。公至自晉。何氏曰：上盟不于國都，嫌

附錄

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

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

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樂

為不協，乃盟於雞澤。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通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盟而修盟，故書同盟。外楚也。楚強，諸侯比畏之。

而修盟，故書同盟。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

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

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

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程泉會

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

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宋子曰：襄公之世，管悼公出來

楚始退去。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

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

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

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

有成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

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

信明義，而後可以表

信明義，而後可以表

信明義，而後可以表

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盟單子王臣而下單諸侯同盟故特書日以間之

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齊王宮於諸侯俾下同於軟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

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會單頃公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伐而繼書某日同盟平立先書會而亦再書某日同盟此則上書會而下書日以同盟皆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與盟而貶其廣分之罪也葵丘之盟宰孔不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謹分之美見矣况柯陵平立之盟書日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繼事特繫日於齊世子光之下與新城之盟繫日於趙盾之下同文以見系上

下之分不可不書日以謹之也

魯公與盟異日而重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會與盟異日而不重

陳侯使袁僑如會

僑其驕反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高氏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後時故書如會

明盟者侯在而大夫自為盟也

陳請服也

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始盟又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

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例也此例惟新城雞澤趙子曰池也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其侯盟于某此即行會禮別日又行盟禮故書日以備之是矣其不得與首止葵丘再書地同者以其不足乎揚也張氏得之又曰鄭子展曰五會之信今將背之蓋鄭之從晉始於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成又會城棣故陳七年鄭八年邢丘皆鄭與會也于鄆雖未至已致其意矣自邢丘之後子駒不從子展之言而鄭從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丘皆鄭故也

失正矣夫夫執國權曰表僑與之也莊氏曰諸侯既盟
表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表僑也何
之諸侯也殊表僑者明諸侯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
因曰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
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係君故
因上地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表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
大夫又盟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而不復
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列氏曰春秋褒善貶惡
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文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大夫受命其君之詞也異乎溴梁溴梁者諸侯皆在
是而大夫受命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政
奪於其臣不亦宜乎陳氏曰陳久叛中國服役于
楚逮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已四年復修
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公蓋亦增修德政而謂表
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
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習於禮義害楚
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效寡君之願也雖微盟約天
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袂王慝厚禮遣之使往
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表僑百侯不欲表僑諸侯
罪晉也陳氏曰以大夫盟表僑百侯不欲表僑諸侯
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悼公為之也諸侯
在而大夫自為明而後大夫專盟矣五氏曰踐士之盟

不叛表僑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以盟誓結之哉夫
僑之盟不足以固陳而徒啓大夫專權之端詳書及以
及著諸侯之失權也春秋外主兵及外主盟會皆稱會
惟諸侯之大夫按餘盟表僑宋稱及著大夫之專而
有汲汲之意也晉悼公以瀆王臣之分下使大夫盟表僑
以縱諸侯之權此乃復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
者故晉伯雖復盛於悼公而失政之禍亦由悼公也
齊而表僑再書陳者公羊注曰喜得陳也與召陵再言
盟喜服楚同義又曰君在而大夫盟與溴梁大夫盟同
此書諸侯而彼不係諸侯者揚上勛曰此雖對君私盟
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清極也又曰
于宋再書地而表僑不再書地者再書于宋以見其惡
之大也及國佐盟善地而表僑不書地者書表僑以見
其進盟之逼也又曰陳自辰陵不與諸夏之盟者三十
年今始如會四年圍頓而徵楚之忿五年晉會戚以成
陳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
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附錄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

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
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爵何辱命焉言終魏絳
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勸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
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
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
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
至於用錢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
司寇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
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
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
矣友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
富為僕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自會

特而返故致之○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張氏

荀罃厚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修

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

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壬靈王四年晉悼四○靈十三○獻八○景二十三○前

平七年○景八○楚共二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左傳春

十二○壽慶十七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我禽獸也獲我

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

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羆

尤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姪子弟也伯明后稷

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

施於外外患羿其民而震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

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

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棄奔有鬲氏浞

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
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豷非自有
鬲氏豷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
后豷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
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
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
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
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厥于夏家獸臣司原我告僕
夫震震歲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孱
居貴賈易易士士可賈焉一也邊鄙不從民狎其野
德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廢二也
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

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鄆國微弱。而其世子次於魯大夫也。叔孫豹偕鄆世子巫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于霸國也。仲孫蔑偕孫林父受命于晉。以會吳。而不言及。是旅見于吳也。旅見于晉。猶之可也。旅見于吳。其矣。廬陵李氏曰。此條為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左氏張氏劉氏之說。本通公羊說。不知何所據。但胡氏於莒人滅鄆。下正用其義。必有所見也。○仲孫蔑偕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吳地。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此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推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廬陵李氏曰。此條亦春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穀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秋大雩。因旱祭志僭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故焉乃殺之。善。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有尚。蕭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信而殺。人以逞。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王敗於鄆。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彌篤。方歸罪于辛。而殺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吳何以稱人。吳鄆人云。則不辭。○子。吳來會。非為主也。○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不復殊。

吳者吳來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
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
義明矣百氏曰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
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
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
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序吳者來會
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玉氏曰悼公合十二國之諸
侯為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
稱人者喜其聽命也玉氏曰經書會吳者九惟此書
人餘皆稱國至黃池而書子蓋以國稱者美狄之常
也此書人者予其慕義之善黃池書子紀其主會之
仇也陳氏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
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蒲之役將始會吳
吳不至雖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自列
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以序於鄙人之上於
是至祖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會會吳未足為中國
患也悼公復以殊會會吳於是滅州來賊顛胡院
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郟矣玉氏曰晉悼公謂
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

城濮救陳二〇五二下會自郭三也八年邢十四也九年

齊冬成陳言諸侯成之難至不可得而序故
齊即夷二十餘年為諸侯所伐未嘗少息歸于
又為夷狄所伐既不能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効
而勿去又恃人之力以成其為國何足道也然
同成非獨魯成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
以命各還國造成故獨書魯成玉氏曰非王命而
之則成罪也而善於成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
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可也張氏曰自桓
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陳氏曰成不書桓六年成齊
宣十成鄭皆不書晉悼公之成陳鄭特書之悼公之
霸業桓文之所不胥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
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相于向皆東竟也
而及成陳鄭以守之誠下策也玉氏曰悼公之成陳有
恤中國攘夷狄之義惜其以為有陳非吾事人心不協

而不卒成遂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至於失陳也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子薛伯公設有言子襄為令尹

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襄必改行而疾

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

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

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成之復為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

之義事也家氏曰成者成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

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成之及楚師之來以成

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成書救以善晉也廬陵李

氏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晉仲夏齊之不能保

江黃正相類其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

亦不可不量也然晉之竭力以救十有二月公至自救

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陳故以救陳致善救陳也善之

陳故以救陳致善救陳也善之辛未季孫行父卒

公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卒无家器為葬備無

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

忠乎傳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

子之強萌於信公天於成公職於襄昭極於定哀

季氏之強萌於信公天於成公職於襄昭極於定哀

五年六年晉悼公成十一靈十一靈十一靈十一靈

十四壽十九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杞桓公

卒始起以各同盟故也桓公桓公白信二十七夏

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宋華弱來奔宋華弱與樂少相狎長相優又相

日司武而格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公見之

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

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

初高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公

慢如此所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來朝始朝公也

以罪弱也莒人滅鄆國月夷狄時鄆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

既亡國有既滅城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

人滅鄆非滅也非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

之道也言是鄩甥立以為後非公羊亦云莒

女有為鄩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言滅者以

南齊書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

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

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釐分縷析血脈貫通分雖殊

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為也聖人有作立

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

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

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敢非祀而民不祀非族

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為諸侯而立異姓以

益祭祀如鄩子之為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或曰鄩

鄩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鄩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

之例而書鄩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鄩何

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鄩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

楚王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事

春申君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

有身國與女弟說春申君進於楚王王召

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幽王

邶單之姬於秦公子記呂不韋傳秦昭王太子

於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

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承間言

於太子以為適嗣不韋取邶單姬絕美者与居知有

身子楚見而請之不韋作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

公羊亦云莒

言滅者以

天地之間

父母之親

兄弟

之

立

理

族

以

或曰

鄩

明

梁

亡

何

於

妹

於

李

園

之

妹

於

言是鄩甥立以為後非

言滅者以

天地之間

父母之親

兄弟

之

立

理

族

以

或曰

鄩

明

梁

亡

何

於

妹

於

李

園

之

妹

於

言是鄩甥立以為後非

言滅者以

天地之間

父母之親

兄弟

之

立

理

族

以

或曰

鄩

明

梁

亡

何

於

妹

於

李

園

之

妹

於

秋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人聽命于會故經書是
人鄆人是曾已絕鄆鄆無賦於魯矣尚何所持而取
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也魯陵李氏曰滅鄆之說先
文故以此為非實滅乎趙子按其事情以為莒人以
兵破鄆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
令奉鄆祀然神不敢非類是使鄆祀故須書滅公
穀但傳得立鄆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言今滅
相通此恐得其實又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鄆晉以鄆
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鄆滅孫訖救鄆侵邾敗于狐
駘五年穆叔救鄆鄆太子巫于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
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六年莒人滅鄆晉
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鄆此左傳鄆事之本末也
冬叔孫豹如邾魯傳冬穆叔如邾且脩平高氏曰公
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也魯傳○季孫宿如晉晉人
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魯傳
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魯傳晉既出卿而大
夫無後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張氏曰晉不討莒而
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通氏曰左傳晉人

以鄆故來討按前年會滅己令鄆聽命于會即明不
屬魯今鄆亡自不關晉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宿
位而不往魯傳○十有二月齊侯滅萊魯傳十一月齊侯
見霸主耳魯傳○十有二月齊侯滅萊魯傳十一月齊侯
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
城傳於萊父把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泚帥師及正輿子
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乘奔棠
正輿子泚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
襄宮魯傳○易為不言來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定其田魯傳○易為不言來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同姓則各故衛文公滅邢經稱各以賤之今齊靈公滅
萊獨免於各者蓋萊居東夷事在所略耳高氏曰齊圖
萊以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高氏曰齊圖
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然
則晉蓋吞滅之首宜其無以貶諸侯之相滅也
○靈王七年魯傳悼七年魯傳靈十六魯傳獻十一魯傳景二十魯傳
六年魯傳平十魯傳景十魯傳○春郊子來朝魯傳始朝公也魯傳
年魯傳平十魯傳景十魯傳○春郊子來朝魯傳始朝公也魯傳
後也前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
非特以善王室蓋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多變於

夷者及廟其
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子而五口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郊曰誓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仁乎人之辭也五卜失禮然

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

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二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

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

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 ○小邾子來朝小邾穆公

時而米譏其瀆卜也

也 ○城費費音秘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隊正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隊正

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善多與而役

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

食之私邑也及行公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

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

平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隨費其越禮不度可知

矣然則書城費乃獲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

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

不殆哉

此書城費而昭十二年書圍費定十

一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郭而昭二十

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比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強恃

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

子而五口乃

是故郊曰誓

禮也乃者仁乎人之辭也

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

雖得禮

則過時不敬

小邾穆公

叔仲昭伯為隊正

費音秘

南遺為費宰

叔仲昭伯為隊正

費音秘

此書城費而昭十二年書圍費定十

一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郭而昭二十

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比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強恃

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

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

費音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也信

一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

遺既城之後費邑強南嗣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

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嗣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

費族如齊十二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

敗南氏南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

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墜三都

不丑叔孫帥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伐之
一。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成也衰
矣。可考

秋季孫宿如衛國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

朝而志大夫如晉如情晉邦交國傳八月螽國傳故書國傳為火

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國傳八月螽國傳故書國傳為火

莊公以刑螟蜥書之莊公以後頃不復書螽然後書以

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

國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疾疾

躬弗視無民弗信無忘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

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

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

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

無忘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王戌及孫林父盟國傳衛

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穆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

穆子相繼進曰諸侯之會皆君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

容穆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

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國傳

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登亦登茲

仇之國傳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國傳圍陳書大夫

甚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于鄆國傳或作陽于軌反國傳楚子襲圍陳會于鄆以

不書救也國傳晉悼將脩文公之業復有志於襄楚

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

遽為之合諸侯也汪氏曰書楚圍陳書會于鄆書陳侯

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荆楚圍陳之強晉悼安攘之

念而陳侯棄夷即華之心不國傳鄭伯髡頑如會國傳髡

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國傳鄭伯髡頑如會國傳髡

原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國傳鄭伯髡頑如會國傳髡

於威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

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勸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

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

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居歸也則不若与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見原何以各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禮記不欲再彌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

按鄭僖公三傳林恋反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

則曰以瘡魚略反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于偽反中國諱也

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

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張氏曰從其偽赴而隱之是地而非彰善春秋之作乃為亂臣賊子之

癉惡之書也然則弒而書卒一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

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國曰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以誅斥之典斷自洙泗穀梁子其必有所授矣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家也義不可外其君是以雖卒不地也鄆何以獨書乎然則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合乎中國之故而見外於其臣也故為變文以起其見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

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齊陽生書卒皆存天理抑人欲之意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實為善之門也。或引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謂髡頑書名義與通同實卒而非弑也今考過之死二傳皆云巢人之射則鄭僖變文實弑而非卒矣公穀以髡頑與陽生同為一例，以楚麇為一例，張氏亦從之，獨趙子皆不取三傳之說，而以為髡頑本非見弑，其說以有見。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變虎夔夔謂楚人曰吾使公會曰楚人執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夔使告陳侯于懼有二圖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

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

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

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謂陳晉雖為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故陳侯內為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夷秋則懼為中國所伐從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鄭伯欲從中國而羅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陳侯於是懼而去之皆華即夷書逃以抑之李氏曰陳自此後直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號之會始與則以晉楚之分伯故也春秋於諸侯之逃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內外而予齊晉也靈王八年晉悼公八年齊簡公八年魯成十二年宋景公二十七年秦景二十二年共春王正月公如晉左傳春公如晉如晉朝且

朝聘之數襄公嗣位南及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公燭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悼之立未十年而曾君四朝矣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伯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諫不敢在國約東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立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耳其數蓋亦同文襄也○夏葬鄭僖公書葬為中國諱也

孫惡出孫惡出奔衛夏四月庚辰群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國作温後同庚寅鄭子

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此侵也其

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設人傲者也。侵。漢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鄭氏曰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辭。主少與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既之稱人。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立。五月甲辰。會于邢立。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見魯之失正也。公在邢。大夫會也。邢自邢立。行襄國。又遷夷儀。國河內平臯縣也。晉又取其地。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

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立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魯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矣。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季孫宿者。春秋以內魯為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莊氏曰。自齊桓倡霸以來。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北杏。無人在會。而晉侯不領。猶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推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領。猶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悼公復霸。而虛打同盟。首以仲孫。魯齊崔杼。則乎其間。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僑焉。今而會

邢立且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
政實悼公為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敗季孫
宿蓋不書季孫則疑於諸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
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
華伯者苟且之政也○左氏云大夫不書尊
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當不書且魯君與他國
大夫會例書名何獨尊晉侯乎廬陵李氏曰此條左
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
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
過不以大夫敵諸侯之義耳

公至自晉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莒人伐我東鄙

兵伐魯以正之鄆遂屬於莒矣王氏曰見莒子之強魯
國之弱而盟主之無威也張氏曰莒人滅鄆而魯不敢
爭伯主不討所以與伐魯疆鄆田之師也襄陵許氏曰
莒恃遠滅鄆伐魯以奸齊盟而
伯討不及間晉方患秦楚故也○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也子駟子國子耳故從楚子孔

子驕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
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
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紆吾民音抑至吾又從之敬共
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
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
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足欲
不可從也楚師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
不棄鄭楚師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
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
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雁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
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
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得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與悉索敝
以討于蔡獲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女何
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女何
違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
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
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
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
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德嚮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

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所載則子駒之弑信公志在事楚矣
年荆楚猶夏侵宋伐陳圍陳伐鄭皆書大夫之名
書帥師而無敗詞者豈與其憑陵中國哉所謂不待
敗絕而罪惡見者也
也至十一年
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季武子曰蓋敢戰乎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賈將出武子賦彤弓
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
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
子以為知禮也
十二年士匄荀躒士勤凡四聘於魯則首之所以結與
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靈王九年
晉悼公九年
成十四年
魯哀公五年
宋平十年
景二十二年
宋平十年
共二十二年
春宋災
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作穆姜別為之謚用

文姜之例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戲許宜反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集賢土

鮑門于北門杞人鄆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

汜令於諸侯曰脩備器盛糗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

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師以逆來者於我未

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

驪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

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晉命是德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

驪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犬國不加德

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

士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

而不唯晉命是德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

驪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犬國不加德

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

知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

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

為矢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

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

肆膏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言鄭善得鄭也不致也
據鄭也
日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集賢土鮑門于北門杞人鄆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備器盛糗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師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驪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德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驪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犬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士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而不唯晉命是德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驪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犬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

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
敵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
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魚廢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
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
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
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

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受盟可知伐鄭而書同盟則鄭

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
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
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
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
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氏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

許之時在於敵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於鄭
及次之特在於敵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於鄭
滅黃而霸主不能血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
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成穀逼齊台與
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願備服矣
迨夫晉師敗鄭之後楚復陵駕中華既縣陳入鄭又
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
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為已有厲公敗之
於鄆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與
於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竟
繼於桓帖荆之績則楚寢強盛未肯服義而昔者處
父之伐不足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
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駟陵之勝不足
以服其心也於是曩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
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既有以判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
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為盛故于戲亳北雖書
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
然悼公四駕伐鄭唯盟戲不致者因子輒之言而未
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耻不能據鄭者
是也亦猶會鄆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
合諸侯獨於于鄆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魯哀公

氏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國中之

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士句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瑩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脩德息民，於是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夷夏成盟，衰之機括也。歟。○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重說也。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之舊，史遂兩載之。

附錄 左傳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蓋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孔子矯曰：日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

傳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靈，要盟不可也。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入中，王執能定鄭，而歸注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信強札，弱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附錄 左傳 晉侯歸，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藉藉，無困人，公無私利，所以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用不作，車服，所以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爭能與。



